

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
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在
人功而已又如昨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
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論語孟子
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
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為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
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
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
葉爾○程子曰橫渠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
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
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
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
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
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
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
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
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
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

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
而已○五峰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
神化一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
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孫子曰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
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
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
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
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其好處如今不須
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
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
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明處
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
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向苦思求
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
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
聖賢便不如說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人○
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
而皆中節之謂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
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

簡大輪迴蓋其思慮致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亦說得有理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曰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子之筆云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二氣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陳氏曰此以太和為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道故曰太和者理無外逆事無乖戾廼天下之達動靜者心之舉止相感浮沉三者或形于彼則感于此道中所涵之性情也勝負三者或形于彼則感于此時道中所涵之性情也勝負三者或形于彼則感者時之消長皆陰陽相盪而成者氣之絪縕交密之謂理在天地之先也始端也幾微易簡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內外天下莫能破也廣大堅固道之極於至大而易知則簡而莫能載也究畢竟也終也乾則直而明而通達也野馬莊子所云田間之氣也此正

者所以然者道也道不難乎氣之中而實不難乎氣
庸不張子事於高遠故言難乎氣之中而實不難乎氣
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莫顯之如地明乎周子無極太極
行有逝者如斯之嘆不流於虛無寂滅易矣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故知乾坤易簡之道則易矣乾坤
補註太和即太虛陰陽中和之氣也一陰一陽之所
以運行者則謂之道中涵陽以運動靜相感之所
性是用其體是生細中涵陽以運動靜相感之所
其用自細交其初來也幾微簡已者而勝負是言
堅固此以密行易者言也知微簡已者而勝負是言
造化之許密行易者言也知微簡已者而勝負是言
所難為乾效法於下皆從乎知微簡已者而勝負是言
以其生為乾效法於下皆從乎知微簡已者而勝負是言
謂生物者也清明天通達為萬殊有象而不自見為
行道也野馬謂天地間氣其細交為神即所謂流
也道不見此易謂周易所以論天道者如野馬馳
美奚足以稱其智哉愚謂正蒙以太虛為氣之體

蒙之篇朱子所謂張子以太和狀道體也與中
庸發而中節之所謂太和者蓋謂天涵蓄浮沉逆順
極其和暢所謂太和者蓋謂天涵蓄浮沉逆順
靜相感之理乃生二氣摩盪勝負屈伸之端所謂道
若日月之盈虧屈伸若寒暑之來往是即所謂道
為天地萬物之祖道生天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
也是性為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謂道是
而剛直究其歸也則又為廣矣而無遺者故為之
宰萬物即其所知便能又為廣矣而無遺者故為之
道故順于乾而不知便又為廣矣而無遺者故為之
德及其敷于萬彙凡可象者為氣者至清之明在中
人偏而不可為物者皆謂之象者至清之明在中
無間乃謂之見其象而無物也非細微皆有充塞無
則者田間之神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充塞無
不如此謂之太和哉必其或動而上復靜靜而復動
豈足謂之太和哉必其或動而上復靜靜而復動
屈而伸或伸而屈必其或動而上復靜靜而復動
太和之道易也故語之學之者必周知此見才美且智
之知不謂之道又何必稱於世哉夫升降屈伸氣也

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爲氣
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用朱子
以太虛太和皆爲道體又謂是形而下者恐非張
子之本意○集解野馬見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
如野馬之飛騰而無羈絡往來不息也

客形 客感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陳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爾譚太虛無形猶言太極本無極也然太虛亦指道而言本體者王也內也客形者賓也外也盡性者踐形之聖人也夫太虛在上至空而明中漠無朕者也理之所主氣由出焉何嘗有形狀之可見也至於氣之或聚或散為鬼為神為生為死為盛為衰為成為敗皆變化之客形使然乎是性即太

虛而情則變化耳惟其太虛則至靜無爲乃吾性
 之本源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至于外物所交凡有
 知識者一或觸乎吾前而吾不能不應之所謂感
 而遂通者也此非物交物而我外應之耶以本體
 爲內不可不致其養以客感爲外不敢不謹其防
 若是則外之所感者有感有形內之所主者無感
 無形惟盡性踐形之聖人然後能一之則內
 不失所守外不難於正混然爲吾之所有一之而
 非二矣則太虛者全於我應變無窮豈空寂者之
 比哉但張子以本體客形分之則爲二途與一本
 萬殊者若倍蓰故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
 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
 形而下而已以愚論之張子謂太和者是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故有動靜屈伸之說語太虛者是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有無感無形之說千載
 之下惟張子能契中庸之旨也夫然終不及周子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雖然太虛在天
 則皇矣上帝赫赫在上是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
 生是也在人則吾心之理至靜無爲者地客感客
 形應事接物是也學者宜致思焉○
 補註太虛無

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即性之洞源道之
是氣之萬殊之所在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
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知人能以萬殊之體用一原隱
子曰太虛所謂太極靜不知張子言太虛無形氣之本
子所謂周子所謂動而太極靜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
子所謂橫渠太極說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又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子所謂太極之理至動而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有太極之妙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見太極之妙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動而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神化之理至動而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於氣客感以下明理又客感爾以上見神化之理至動而太極者言無極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所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由此而發焉則成其形矣
是形實道之所為也故言道之用者不外乎形性
是而發焉則為感矣是感實性之所為也故言性

之用者不外乎感張子慮人以形言道皆感為性
則失其本原也故曰道本太虛而無形形之聚散
也因變化而成猶客之自外至非道之本有是形
也性之端源本至靜而無感感之知但因其交於
物而生亦猶客之自外至非性本有是感也然要
其及則道惟有形之理也故性本不相閑道為虛
理也故能有感否則形感道性本不相閑道為虛
無則其性如死灰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
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徇主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一、

集釋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
 理順之而出氣為秋也順不妄者氣為春也攻取
 係累於私也寂滅者佛氏之徒徇王者老氏之類
 夫天地之氣生而聚死而散制而夾堯而取乎萬
 類也然氣中之理順適而無為當聚而聚當散而
 散當攻而攻當取而取何嘗逆害而虛假哉其氣
 之為物散入無形一虛靈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
 體氣本虛而無迹者也一聚出焉則有物有象又
 順適不妄而不失吾道之常春必行春夏必行夏
 何嘗少變哉是以太虛為天不能無氣之流行又
 偏之氣以為物究其歸也則萬物又不得不能不
 為太虛如人死者魂升于太空之問木落者葉入
 於飛塵之表北皆散而為太虛者乎然散之者消
 者循環無之說亦非復散為太虛之氣也虛與氣二
 亦非有心以出入由虛生而為物自物散而為虛
 其故惟聖人獨盡道於其間心本虛靜物來能接
 事至能應及其過也終也湛然寂然所謂定之以
 仁義而主靜也故能無體天地聚散之道動靜之
 机而終不係累於物者存其神妙不則亦云至矣
 是非威靈顯赫以為神不過顯諸仁藏諸用而已
 故言其動也而又能靜言其靜也而又能動神化
 無方妙用不測豈不至極矣乎彼佛老之類事寂
 滅者長往不返入於虛空之迷途不知君父之大
 道徇其長生執為所有者局于一物欲至神仙之
 域而不知悟生死之常不識變化之道皆不足取者
 也豈知靜而有動聚而有散變化之理然乎以佛
 全歸于無以老視佛則近乎有固有所問矣而咸
 乎中豈能若聖人之盡道而兼體者乎此合虛與
 氣有往之名聖人之則能盡性也○補註若謂氣也
 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之殊其理則順而不得
 其理即道也散入無形即氣之客形故曰不識吾
 體聚為有象即變化之容形故曰不識吾常夫空
 虛停毒之表既有此氣不能常聚又復消散而為
 皆自無而有而復歸於無也一聚一散一出入是
 虛此自有而復歸於無也一聚一散一出入是

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盡天地之道故物來則應
過而不一於陰陽聚散之機是皆無體陰陽之理
而又不累於陰陽之氣仁之至智之無生豈不存
乎失道均矣奚足以知此哉○**集解**聚散攻取氣
順而不妄雖百塗而不同然皆是理之所主也故曰
氣之為物其本固順也散則入於無形以氣之本
擾細之為物其本固逆也聚則入於有形以氣之
蓋理氣未嘗相離而無形者亦未嘗有象耳然其
寓於形之中而實亦未嘗有氣以生也朱子曰當
為無也寓於物者復離物而為氣以生也朱子曰
有也蓋無者不離於物有者其相體用相資有無
寓於物而不離於物也故能聚散是所謂神也
聖人盡道不動於天地之間能有體太極之無故
於寂滅而為無所累也生執之有故事之來也又
於寂滅而為無所累也生執之有故事之來也又

合存神其可謂極至矣彼語寂滅與徇生執有者何足言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釋解吾之體理生氣以疑者也吾體雖散然其
以疑結是體者之氣固自在於大虛也體者已疑
之氣聚者不疑之體均是在於大虛也聚散之異
故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既散則氣復歸於大虛
是太虛之理初為吾所形得者今還在太虛固不
太虛之散而遂滅也知此則是其能合有無隱顯
一體而不涉於有矣故可與言性即太虛之道也
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死猶有精靈不亡如佛
氏所言有此等處皆須精別蓋以其強求力索所
未達者耳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
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
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
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
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
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
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
問於恍忽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

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
矣陳隱顯理之微著者顯諸仁藏諸用之類有無
幾之動靜者無思無為無也感而遂通有也妙用
不測之謂神成變無窮無窮之謂化人物所得健順之
聖人則能窮天地之性賦以人物之謂理氣所謂之命然惟聖
之道也無也山無老子曰人之道無形生於天地有
地生於無也山無老子曰人之道無形生於天地有
累者是欲萬象歸於無世豈有此寂滅無形為一陰
易所言陰陽運者氣也其理所謂道也陰陽非
道一陰而又一陽乃謂之道也範圍天地而窮之
鑄金之有模範圖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然有範如
過不及聖人為之範圍郭郭不使過于中道而裁成之
通乎晝夜兼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也三極大中
之矩焉天地人之道三才各一太極也立天地
之與義參天地贊化育此三極大與剛立人之道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能主之太虛空本氣也既

云太虛則雖為氣而實理之所寓既能知之則有
無隱顯之間神化性命之微一而無二者是以
道之妙性命者道之本原隱顯者道之大用神
出之有形散入之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是
有道為之所以然則知神無方易無體不可窮
而深於易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者無窮
名器者有限之物體用懸絕入於老氏有生於
自然之論不識有無混一之常蓋無而有極而
太極太極又本於無極又含太極之道也有生
無是無為太本根有為枝葉豈通一無二之道
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
能相資而成矣不知虛者氣之所由出物者氣
所成本為一貫者也若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
物則萬象之形自形大虛之性自性人形性天
不相待而有者矣如形大虛之性自性人形性
見病之說物皆歸於無性亦寂滅矣又豈通一
二有無混一之道哉此道之不明皆由情昏者
知體虛空之寂然不動者為性不知本天之道
而遂通者為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地

云太虛則雖爲氣而實理之所寓既能知之則有無隱顯之間神化性命之妙皆通於一大而無二道之妙性命者道之本原隱顯者道之大用神化者出之有形散入之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是必有道爲之所以然則知神無方易無體不可窮測而深於易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者無窮之名器者有限之物體用懸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有無混一之常蓋無而有極太極又本於無極又含太極之道也有生於大極太極爲本根有爲枝葉豈通一無二之道乎若無是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不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不能相資而成矣不知虛者氣之所由出物者氣之所成本爲一貫者也若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萬象之形自形太虛之性自性人形性天俱不相待而有者矣如此則陷於浮屠山河大地爲不見病之說物皆歸於無性亦寂滅矣又豈通一無二有無混一之道哉此道之不明皆由懵昏者累知體虛空之寂然不動者爲性不知本天道之感而遂通者爲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地之

欲直語太虛不以晝
夜陰陽累其心意同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
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
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
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
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
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
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
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初生時物底母也○
雨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
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
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大地
與聖人流行雖至粗底物都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
氣上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
看○集釋塊霧昧貌塵埃也氣之充滿也若塵之
飛揚無際就使之哉氣也生物以息相吹出莊子
逍遙篇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然專
以氣言虛實動靜陰陽剛柔兼以理言質言流形
融結其大者糟粕煨燼其小者大抵天地陰陽之
氣絪縕絪縕在乎上下冲動如滾湯鍋相似滾來
滾去蒸得許多物出上下冲動如滾湯鍋相似滾來
多物來朱子有言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
止息正此之謂夫陰陽二氣塊然於太虛之中或
陰升陽降或陽降陰升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
止息蓋無須臾頃刻之或停也易所謂絪縕
萬物化醇莊子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
此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自此而出一

陰一陽一剛一柔朕兆自此而萌浮而上者陽氣
之清降而下者陰氣之濁雖升降也感遇于春夏
而為風雨則其散也感遇于秋冬而為霜雪則其
聚也以至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之
小無非上天因氣之發見而示教以理乎○補註
陰陽二氣塊然於太空之間氣塊然於太虛語其體
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其用也蓋升降者陰陽
之兩端此虛實動靜之機若浮而上者陽之清降
而兩端者陰之濁是也飛揚游氣之紛擾此陰陽
柔之始若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行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者是也葉氏曰
然盛止息者元氣之義塊然太虛周流上下亘古
未嘗清濁合而為柔定體由是而動靜妙用由是
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動靜妙用由是而為
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
道體之流行也
故曰至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
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
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
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
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
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日是也○形之時其幽
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
之因散者聚之故○集釋離目也客字猶說有字
法象易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而物法象之者也
是以天地所示之物皆有象焉朱子曰離明只是
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可得而見易所謂
離為日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
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夫氣

無故聖人詁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釋永疑者若氣之聚水釋者若氣之散太虛之氣猶水也氣本無形聚而後有故攷則無有也

之聚而形存故目之明可以施而見氣之散而形亡則目可得見乎氣聚形成安得不謂之客有之者自外來也散而無形不父則聚安得遽謂之無是以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也理寓乎氣之中氣行乎理之表尚可以有無之故也理寓乎氣之地之間者皆可法之象其文章條理甚密察也非目豈能睹哉方其形之聚而顯也可知其幽之因已有基于此不形而隱也又有以知明之故亦已萌乎其間豈有無斷絕者之可比擬哉○補註二祭字不同下祭是天文地理上下昭著盈天地間之法象皆太虛神化之所為循盈天地間之制皆聖人道德之所為也觀聖人則知天地間之餘朱子本註○集解氣不常聚聚必有散如客之不在焉所以為形之氣則還有大虛氣之所在理即在焉因未嘗因吾形之散而遂泯也故不可謂之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集釋永疑者若氣之
聚水釋者若氣之散太虛之氣猶冰也氣本無形
聚而後有散散則無可見本無者是太虛之氣無
無也三人相雜曰參伍人相雜曰伍參有參錯之
象伍有十五之合易曰參植以變參者三數之伍
者五數之所以通其變又曰郛綸天地之道參二
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太虛之中猶
冰凝釋于衆水之上氣之聚猶冰之凝氣之散猶
冰之釋太虛即氣之充塞不局於形迹是以無而
無者也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致盡於參伍之
神妙不過以剛柔相雜八卦相盪每每變易而已
諸子莊荀老佛之徒所見淺近虛妄遂有專於有
一於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窮理者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是以知死生
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
幽明死生鬼和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聖人之事
也學者則自格物致知之始以極盡性至命之妙

風行而聲聞具達

兩端循環不已者也反清為濁濁則礙是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蓋反與為氣之查洋神化之糟粕故濁本註程子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又言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則是物與虛性豈張子之意哉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始不專指太虛言之故下遂言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此清之驗以發明前言太虛為清以至此通之意耳有解風行為不疾而速據指太虛為清以言之後又解為凡人之氣者皆有未通或謂凡人物與天地太虛為一體也其氣之清者無所滯礙莫不通達如野馬之相吹大鵬之扶搖無所不至也其昏濁者則壅遇而不能通矣清之極者則靈不昧妙用無窮所以為神及清之聚而少風以宣在散而風氣流行聲聞具達在天地之聚而少風以宣在

黑暑天之名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見有心之名

陳子曰本只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用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

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
各且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
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月
月須是有此方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
虛靈底聰明聽作爲運用皆是這知覺方運
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
非道弘人是世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郭
郭此等語皆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
之實上見無形底因有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
以有之形之氣與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
有大之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
此兩句與知覺有性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道性這
句合性與知覺有性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道性這
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
田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性是一陽之道是也從性與知
也從氣上看則謂之性是一陰之道是也從性與知
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是一氣動物則謂之性是一心其實一理
爾○集注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性是一心其實一理

物者此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
賦焉此由天有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
健順五德以爲性此有性之理也○是人心則各得其
乎物而猶重乎人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愚謂此一章張子之學大有得處一覺者心之氣
此惟有心故當盡心而存之○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養性有天天故當盡心而存之○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名太虛天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耳既曰天則有一理俱包其事○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化氣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金水仁義禮智之德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理仁義禮智之德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升陽之動靜清濁聚散勝負屈伸出入虛實剛柔皆
爲陰陽之理存乎其間然勝負屈伸出入虛實剛柔皆
所自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有覺其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即虛之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心之氣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大理也○性者心之

以養是心則性
道大皆在我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

虛妙應之目月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此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不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虛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此箇便是大妙用○東子曰此以下專明一神兩化而言鬼神之道也蓋謂鬼神者乃二氣屈伸往來自然耳聖人則至誠無息如天之悠久無疆乃得其天之道也山川草木之類凡為法象者神化其中其天也之問山川草木之類凡為法象者神化其中

所餘之糟粕耳糟粕有時可見乃成酒者而酒之為味至理而糟粕為形為物不可測者上神化乃氣中之至理而糟粕為形為物不可測者上神化乃氣神而遂及聖人之糟粕即太虛妙應之神凡天地之法律象皆神化之糟粕非道德之至精也雖然天地之制作皆道德之粗迹非道德之至精也雖然天地之制神化不可測其可知者制作者法象之糟粕耳聖人之道德不可知其可知者制作者法象之糟粕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東子曰天地之道不窮者蠢動人之作為皆是

寒所以不窮無盡也人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物則屈而又伸伸而復屈所以亦不窮也鬼神之實為幽而為明為來而為往亦不越此寒暑屈伸二端而已所以為鬼神而妙用不測也所以無而視不見聽不聞洋上如在也此造化之迹可見者若天地之間鬼神之理而出于自然此所謂良能者乎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天地之大義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神易無方體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宋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
 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
 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
 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
 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之物各得
 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
 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
 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
 陽之萬殊如磨之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
 物之萬殊如磨之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
 地之氣通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一箇
 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此如一箇水
 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
 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轉轉中問帶得水
 灌既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
 只管轉運不知不覺生人物之萬殊不知不覺又生
 出一箇物即此這箇幹轉便是生人物之意紛擾者參
 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
 錯不齊既初生便增損也○此明是生物常運行之
 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明是生物常運行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此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却是質恰是此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
 混了關闢了混故周子云混今開底說蓋陰陽只
 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
 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愛惡之情同出於大虛

夫人有交勝之理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寢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二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

縕一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

各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

天地之常體

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
 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
 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凡
 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
 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惟行乎此一兩
 陰中有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
 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
 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
 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
 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
 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目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顧端簡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机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建次於天二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則日為退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縮二度則日為退二度天不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本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本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左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年之外更行

物無踰神之理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關子回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一歲寒暑之候

關子回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

地也西晉四水地之喘息也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

為節爾○黃帝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

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

在天下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

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

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

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

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

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承地而一氣之氣

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

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

水縮而為洑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

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

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北極出地三

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

度為夏至之日道在地最高故書長又其南

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在天最高故書

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在天

最低故書短其南下入地緣三十一度而巳此

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

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
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
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
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
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
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
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
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
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
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
之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為之食矣

陳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止將黃赤道說天
正如一圖圓徑和以赤道是即徑子相合處在天
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
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
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
撞者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
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
會被月在下而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
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
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
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虛所射故食○黃道與
日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
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
小有盈朔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
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
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
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
交唐一行曰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
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
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

道之交驗之耳五代主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赤道二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次出入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次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柱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虧盈之驗

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週月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月在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茲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

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關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絳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圖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和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絳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月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月在角月在前月在前月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絀絀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宋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六十分日之三十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月行而多五十九日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三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六十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月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百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二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五分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

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夕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皆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宋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

受者
隨材
各得
施者
所應
無窮

土者
所以
成始
而成
終
物兼
體不
遺

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
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庚氣
飛電之類噓壘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
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有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
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
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

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
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

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

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

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
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
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
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
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
外明○西山真氏曰曰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
子之說道家謂曰火揚光於外故曰有食火有滅
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

觀潛神
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至教
至德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仁體
事無
不在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從亦
心片
片說
來

體物猶言此數句從赤心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事物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此骨子本是言物以
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
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
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
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聖人
得為
而為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聖人
神道
設教
而天
下服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同憂
聖人
不與
物而
同憂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

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帝天
之命
主於
民心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聖人
之
神
惟
天
有
感
無
隱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鑑神之神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神示者歸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宋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

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

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陳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
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
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
曰一故神兩在故不則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
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
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
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
若非象指何爲時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
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
寒暑何以別其爲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君子
幽獨
防亦
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君子未或致知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宋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

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神一
天下
之動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

仁智
一而
聖人
之事
備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有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可測下性字指事物而失其性則其所有者神妙而不可測下性字指事物而失其性則其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義以反經為本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陳子自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

○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
要錯綜周偏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
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神如鬼而有靈是也○
人死便是歸祖
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
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
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秋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
出國
將昌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譬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仁智合一存乎聖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
天能盡其道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人是亦有人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水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口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明大人之本無二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及不善及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陷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情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予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予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竄以是而質之先師矣後人未發之前

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圓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
卽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
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宋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
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那
所賦之氣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
賦予者皆意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
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
死生脩天而已蓋死生脩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
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
其自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其德

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是命為體。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間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挽。盛。得。來。大。挽。盛。得。多。小。挽。盛。得。少。淨。潔。挽。盛。得。清。汗。漫。挽。盛。得。濁。○問。空。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繼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又天地之性又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君子與天地同流異行
和樂道之端乎
天地之性又大

宋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聖人不以見聞梏其心
天下無一物非我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陳子曰肅翁仁靜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靜則便有不到處包

格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終意間簡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格物致知之意與格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格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家身已此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及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歸着此心便管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

由象請心循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省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爾

骸物骸身道之本也身而骸道其為人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宋子曰非以身骸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
却將身只做事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
非便是以身骸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
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
川亦云除却身只是
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骸身則能骸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

心存無盡性之理
君子大於道
萬象無隱

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貫天下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君子大居正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仲尼賢其進

黃端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密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因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朱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何兩端之教

天理一貫

所得而養於大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正經以貫天下之道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天下人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勉而
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
知新多識則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隱而未見
之仁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
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
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
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上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寔能通其寔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聖人
一言

盡天下之道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

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要以大道教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要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家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聖人未嘗有知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

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宋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意去底意又

是志之經營往來底乃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
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
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
謀

大人所存盡人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孳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